

流年缓缓，汤香如故

段邦芹

一座古城的厚重底蕴，藏于纵横交错的街巷脉络里；一段异地他乡的温柔羁绊，融于朝暮不散、袅袅升腾的市井烟火中。

客居徐州20余载，我踏遍彭城四方街巷，看过户部山晨光暮色，听过戏马台千年风吟，最令我心心念念、治愈半生漂泊的，始终是马市街那一碗世代相传的饨汤。古街承载古城起落，老汤延续千年文脉，街为根、汤为魂，流年更迭，温柔安放每一段寻常岁月。

初至彭城时，风物陌生、乡音迥异，我始终是心怀局促的异乡人，心底萦绕着化不开的疏离。幸而家人引路，带我走进巷陌深处的马市街老牌汤馆。一碗热气腾腾的饨汤上桌，搭配酥脆筋道的八股油条、焦香十足的水煎包，醇厚鲜香漫过眉眼，顺着喉咙淌入心底，瞬间消解了漂泊的茫然与局促。自此，穿过马市街赴一场舌尖之约，便成了我20余载难以割舍的心头之好。

看似寻常的一碗热汤，其渊源可追溯至上古彭祖。作为徐州饮食文化的源头，彭祖善调百味、精于食补，潜心研制羹汤药膳，以五谷糗合骨肉慢熬，温润滋补、养胃安身，这便是饨汤最早的雏形。时光流转，古法技艺代代承袭，从远古食补良方，慢慢演变为彭城百姓的晨间烟火，历经朝朝代代改良沉淀，成就了如

今浓郁绵长的独特风味。清光绪年间，马市街饨汤老店扎根千年古街，借街巷烟火滋养自身，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美味。

而滋养老汤生长的马市街，更是一条藏着彭城千年风云的古巷。街巷东起解放路，西抵彭城路，依偎户部山、毗邻戏马台，300多米的短巷收纳千年沧桑。楚汉岁月，项羽筑台戏马、练兵阅军，各地贩马商贾云集于此，街巷拴马桩林立，车马喧嚣，商贸交易络绎不绝，马市街由此得名。彼时金戈豪情交织市井喧嚣，车马辐辏的繁盛景象，为老街镌刻下豪迈壮阔的底色，明代《徐州志》更是以笔墨正式定格“马市街”之名。

时代风云流转，老街悄然蜕变。清代之后，驷马集市迁至城西，千年马蹄声渐渐沉寂，褪去戎马锋芒的马市街，转身扎根市井民生。布庄、杂货铺、文具小店沿街排布，日用百货琳琅满目，往来百姓熙熙攘攘，昔日沙场商贸的豪情，化作温润烟火的柔情。百年浮沉里，老街几度更名，育红街、解放街，每一个称谓都是专属时代的烙印，却从未改变滋养民生的内核。1981年，马市街古名正式恢复，千年古巷终归本源。

街巷烟火绵延不绝，美食文脉代代相传。依托老街鲜活的市井气息，马市街饨汤从一方小铺起步，薪火相传、坚守古法。即便后来汤馆迁址解放路，依旧坚

守“马市街”的初心名号，始终维系着与古街密不可分的文化根脉。古街馈美食以底蕴，美食扬古街之名，如今的马市街饨汤，已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徐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美食名片。

历经多轮修缮整治，今天的马市街新旧相融、雅致安然。平整通畅的街巷整洁清朗，复古老店与新潮文创、新式小店比邻而立，现代新风与古巷肌理完美共生。四周高楼迭起，城市日新月异，唯有这条老街的清晨，始终守着彭城最本真的烟火。

天色微明，薄雾轻笼，悠悠汤香便从老店升起，随风飘溢到不远处的马市街，氤氲街面。店家恪守彭祖流传的古法技艺，整夜文火慢熬，五谷骨肉的精华尽数融于汤中，百年风味分毫未改。天光破晓，食客接踵而至：白发老人静坐慢品，在汤香里回味街巷旧事；上班族匆匆带走早点，奔赴人间烟火日常；远方游客循香而来，一口热汤尝尽彭城千年底蕴。

于徐州而言，这碗汤是刻在童年的晨间仪式，是岁岁不变的故土乡愁；于我这异乡游子，它是消解隔阂的温柔慰藉，是让他乡化作故乡的温暖羁绊。

流年缓缓向前，时光静静流转，唯有缕缕汤香如故，人间烟火生生不息。短短古巷藏千年风云，一碗热汤盛一城温柔。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已是初夏时节。吕思的伤口已经愈合，除了不能负重之外，已经可以像常人一般行走做事。

这一日上午，吕思在秋儿的陪同下向后花园走去，刚到花园门前，突听一个男子大声喝道：“她竟敢如此待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日若不让她跪地求饶，我就是个王八！”

另一个男人压低声音道：“驸马爷，万万不可说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若是老侯爷听到了，岂能饶你？”

吕思立时止住了脚步，向秋儿低声问道：“他们是谁？”

秋儿惊恐道：“听声音好像是，是驸马和彭城郡守之子彭诺滕。公子我们还是回去吧。”

吕思从未见过秦定生，因此说道：“我在府中叨扰数月有余，怎有不谢主人之理？”

秋儿道：“公主不许驸马爷踏足后花园半步，驸马爷也一直遵守这个规定。今日驸马爷为何要来到此地，而且还带着外人？驸马爷就不担心公主知道后怪罪吗？其中必有蹊跷，公子我们还是回去为好。”

吕思奇道：“公主怎会下此旨意，怎么说秦定生也是她的驸马……”忽地以手拍额道：“我真是糊涂呀，我在此住了数月有余，却始终未曾见过驸马一面，此事本就不合常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秋儿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秋儿的脑海中忽地浮现出秦定生撕扯她衣服的情形，身体突地颤抖起来。

她的心中虽然波涛汹涌，但是面上却平静异常：“我只是一个婢女而已，主人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

秋儿的话语虽然平静如初，但是她颤抖的身体却没有瞒过吕思的眼睛，他知道秋儿必定藏有心事，只是不敢向自己说起罢了。

吕思自责道：“我只是一个外人，你们府中之事我本就不该细问，既然你不愿意说，自然有不能说的道理。秋儿，咱们回去吧。”

吕思和秋儿刚转过身子，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冷喝声：“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还不给我

滚出来！”

秋儿身体一颤，停下脚步答道：“驸马爷息怒，秋儿和吕公子打扰您了！”说着，轻轻拉了拉吕思的衣袖，低声道：“是驸马爷，我们快些过去。”

吕思和秋儿转身向园内走去，来到近前，吕思见两个身着锦衣的青年男子正坐在八角亭内的石条凳子上瞧着自己，空气中满是浓浓的酒气。这两人体形消瘦，左侧一人神态倨傲，皮肤蜡黄，圆脸大眼，疏眉厚唇，模样与雷圣秦之节有几分相似。右侧一人皮肤苍白，眼窝深陷，浓眉薄唇，神态谦恭。吕思已在心中分辨出他们俩的身份了。

吕思上前抱拳施礼道：“草民吕思见过驸马爷和这位大人。”

左侧之人即秦定生，他斜眼瞥了吕思一眼，开口向秋儿道：“秋儿，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毒狼’吗？”

秋儿答道：“回驸马爷的话，他是公主请来的吕公子。”秋儿语含深意，实是警告秦定生不要忘记吕思是夏邑公主的贵客。

吕思怒道：“我与你初次相见，为何要羞辱于我？”秦定生向彭诺滕淡然一笑道：“彭兄，我羞辱他了吗？”

彭诺滕赔笑道：“驸马爷向来大度，怎会羞辱他人？”面色陡地一变向吕思道：“你这小子面相奸邪，不似好人。驸马爷好心问你，你为何挑衅？”

吕思脸色煞白道：“你们真当我是好欺之人吗？你们有谁再敢提起‘玉面毒狼’的绰号，我就和他拼了。”

秦定生和彭诺滕闻言，霍地起身道：“你想怎样？”

（未完待续）



投稿邮箱: 3304315815@qq.com

旧岁积肥香

华玉琳

前几天，和几位老友在一起聊天，说到一个话题，如今蔬菜水果不好吃，没小时候的味道。

回家后，我想起我的少年时光。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种蔬菜、水果、粮食，都没有尿素、复合肥这类化学肥料的滋养，土壤丰饶全靠农家土杂肥滋养。一年一度的秋日积肥，是乡间最深刻的烟火印记。

当时，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养猪，低矮的猪圈挨着院子。日常清扫的猪粪、积攒的生活废水，日复一日沉淀在猪圈旁，慢慢发酵，那是农家天然的肥源。除了猪粪，牛羊鸡鸭的粪便也从不浪费，乡亲们细心收集、集中堆积，风吹日晒间，静静酝酿着生机。这些细碎的农家肥，藏着老辈农人惜土、勤劳的本心。

每到秋收落幕，草木渐次枯黄，家家户户忙着为来年的田地储备养分。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秋收后，村里开启了积肥劳动。我们挎着镰刀、扛着铁锹下地，在沙滩野地、田埂路边，细细铲起三四厘米厚的带草浮土，连同遍地枯叶一并收拢。红薯藤、花生秧、黄豆秆、南瓜蔓，所有秋收后遗留的藤蔓秸秆，尽数被我们归集到一处。每人在空地上挖一个方土坑，挑来积攒的粪水，将青草、浮土、各类秧蔓层层堆叠，拌上草木灰，一遍遍地翻搅、夯实。大家都将其砌成方，丈量好长、宽、高，生产队会计计算土方后，按方记工分。

不断地翻动拌和，混杂着泥土、草木、粪水的气息，在秋日里蒸腾弥漫。那是一种浓烈又厚重的味道，裹挟着发酵的温热气息，呛得人鼻尖发涩、双眼发酸，泪水不住地滚落。日日劳作的农人，深谙其中辛劳。

一遍遍翻整过后，杂乱的物料被堆成高高的肥堆，静静伫立在村口的田边，历经时光发酵、雨露浸润，慢慢蜕变成黝黑松软的沃土。待到春耕时，这些饱含烟火气息的农家肥被撒入田地，滋养着庄稼，撑起了乡村岁岁年年的丰收。

如今，现代农业肥料便捷高效，旧日积肥的劳作早已淡出人们视野。可每当回望少年乡居岁月，那冒着热气的积肥、混杂的乡土气息、汗湿劳作的身影，依旧清晰如初。

那缕不被世俗喜爱的烟火浊气，是土地最纯粹的养分，是农人勤恳劳作的见证，更是一代人质朴的生活底色。平凡的积肥旧事，藏着最本真的农耕文明，也让我懂得，所有岁岁丰收的安稳，从来都是土地的馈赠，亦是人间烟火里最踏实的耕耘与坚守。